

梧桐那么伤

(典藏版)

Little

Broken Hearts

小米乐

LEXIAOMI
WORKS 著



每个人都曾经历的暗恋心事
镌刻于生命中的刻骨隐痛

世界上永远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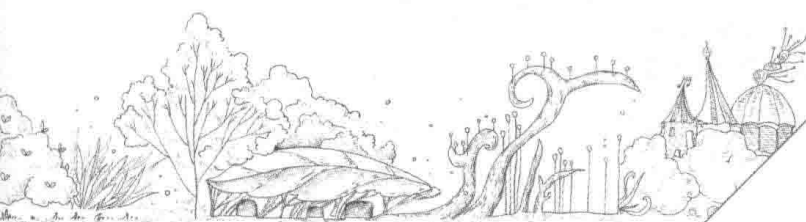
只是，某些原因，你不能明白，我没有坦白。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非虚构

乐小米
LESSAIDMI
WORDS 著



梧桐 那么伤

Little
Broken Hearts

(典藏版)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梧桐那么伤 / 乐小米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5594-1684-1

I. ①梧… II. ①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5589号

书 名 梧桐那么伤
作 者 乐小米
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滢颖
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策划 王 珺
特约编辑 单诗杰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绘图 三 乖
装帧设计 80零·小贾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70毫米×970毫米 1/16
字 数 280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684-1
定 价 38.0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5719485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世界上永远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只是，某些原因，你不能明白，我没有坦白。

或者是遇见时，恰好你笑了；或者是你皱眉了。

所以，我爱了。

所以，我来了。

001 楔子

那一年年代久远成尘，我却依旧记得日期。

那一年的，5月5日。遗失的巴依老爷，以及，那些伤痛的碎片。

011 CHAPTER 01

就如同那个古老的传言，如果，

将你的名字埋在梧桐之下，是不是就能期待幸福出现？

035 CHAPTER 02

有些时候，路，有些长；梦，有些远。

但是，路的尽头，梦的远处，有你出现。所以，我从来没有停止向前。

061 CHAPTER 03

亲爱的麦乐，我一直都在你的身边，

不离、不弃，永永、远远。

097 CHAPTER 04

世界上，唯独骗不了的，是自己的心。

它总在你最没提防时，暴露你的欢喜忧愁。

117 CHAPTER 05

我是人间，你便是我的四月天；我是漂泊的船，你便是我的帆。

然，我是启程处，你却是终点。我们之间的距离，被称作：永远。

129 CHAPTER 06

我不会跟你要星星，也不会跟你要月亮，

我只想要你知道，我喜欢你。

159 **CHAPTER 07**

夏天，在这里转弯，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

217 **CHAPTER 08**

那些你永远不知道的，那些我没有告诉你的。

229 **番外 如果云知道**

我以为，时间是最好的医生，它会让我们忘记很多过去的人，过去的事；
但到最后，我才知道，时间其实是一把锋利的刀。
时光，用那个我们怎么忘也忘不掉的人，对我们，一剑封喉！

那一年年代久远成尘，
我却依旧记得日期。

那一年的，5月5日。

遗失的巴依老爷，

以及，

那些伤痛的碎片。



楔子

01

摩天轮上的坠落。

那一年。5月5日。阳光。

巨大的摩天轮。

巨大的摩天轮里面坐着巨大的我，巨大壮大以及硕大的姚麦乐，另外，还有娇小玲珑晶莹剔透的黄小诗。

然后，摩天轮缓缓地上升着，黄小诗在麦乐身边抽泣得日月惨淡天地无光。麦乐默默地拉着她的手，不停地抽烟，纤细的手指里，细细的烟卷，就像眼前的黄小诗一样，让人心疼。

麦乐看了看黄小诗身上的累累伤痕，转过头来，对我说，妈的！黄小诗她后妈这样的毒妇，就该送到生猪屠宰场里去！

我一边看摩天轮上升，一边摇头，说，现在猪肉越来越贵了，你还是让黄小诗她后妈和她爸生一窝小猪后，再一起送去屠宰吧！算为社会做贡献了。

我和麦乐这么一说，黄小诗哭得更厉害了，乌黑浓密的头发，高高束起的马尾，随着她的抽噎摇摆着。

她真的很不幸！自从一年前，父亲娶了后妻之后，她就过得跟一个凄苦的

小怨妇似的，经常一身伤痕出现在我和麦乐眼前。

其实，原来我与麦乐属于比较瘦弱的那类小孩，但是，与被后妈虐待出来的黄小诗相比，我们只能用巨大来形容了。

我曾跟黄小诗说，你后妈可以开个魔鬼减肥班了。

结果，黄小诗就用她的小麻秆一样的胳膊捂着冬瓜一样的大脑袋，抽泣不停。

麦乐说我比较没良心，好歹黄小诗也是和我们俩穿一条裤子长大的胡萝卜姐妹花，你怎么这点同情心都没有。

其实，我不是没有同情心。只是，被人欺负不是我一贯的做人原则。我的原则是，如果别人欺负到我头上来，我一定要打回他老家去！揭他的房顶，扒他的墙！

这种思想，麦乐在我多年的悉心熏陶之下，多少也是具有的。

你想，黄小诗好歹也是同我和麦乐穿一条裤子长大的胡萝卜姐妹花，怎么可以让别人欺负到头顶上，还不知道还手，只知道哭泣呢？早知道黄小诗会这么没出息，那么，当时那条裤子，我简直不该同她们俩抢着穿，应该直接拿在手里将她勒死算了。在这里给我们胡萝卜姐妹花丢人现眼！

不过，现在，我已经不能有任何思想了，因为我有恐高症，而现在的摩天轮已经越来越高了！

坐摩天轮，绝对不是我的选择，我是彻底的陆生动物。

所以，当管理员将我们三个扔进摩天轮里面时，随着摩天轮的高度不断上升。我的小心脏差点跳出嘴巴，手心冰凉一片，脚心也是冰凉一片。我紧紧闭着眼睛，刚要张开嘴巴，诅咒提出这个鬼建议的麦乐。

这时，本来正在不停地诅咒黄小诗她后妈的麦乐，突然一声号叫，和黄小诗抱成一团。她哆嗦着大喊，莫春，我们完了！我们要死啦！我们要掉下去啦！说完，还忙不迭地抽上一口小烟。

我睁眼一看，摩天轮包厢的门，竟然华丽而诡异地打开了。夏日雨后难得的小凉风带着阴气，就扑面而来了。

麦乐哆嗦着说，要是活着下去，一定要状告那个该死的管理员谋杀！她说，莫春啊，怎么办？你看，咱仨是不是命丧于此啊？

我一看，这俩没出息的生物显然已经神志昏聩了。关键时刻，总是要有异于常人的英雄来拯救现场的，比如，此时的我，美少女，于莫春同学。

所以，我故作镇定地安慰她俩，一边流着虚汗，一边做轻松状地说，多差点儿事呢！看我的！你们这俩蠢蛋！

说完，我直着脖子伸长了脚，试图将门给推上——但是，残酷的事实证明，我也不是英雄啊——在我的脚刚伸到门边，感受到了那丝凉飕飕的小风后，我的思想，就认为我的肉身已经掉下去了。

你想，我的思想既然认为我的肉身已经掉下去了，我能不悔恨交加吗？我紧张过度地以为自己已经沿着高空开始做自由落体运动了。

我想，完了，我还没写遗书呢！就是没写遗书，我也要好好诅咒一下将我害死的姚麦乐和黄小诗。

所以我就“一边从高空坠落”一边诅咒她们，将自己心里原本藏匿着的鬼话都说了出来——我说麦乐，我死了，一定保佑你嫁不出去！一定保佑你在酒吧“卖唱”时，被公安叔叔给“和谐”了！一定保佑你天天遭遇色狼、跳蚤、臭虫、蚂蚁、啄木鸟！还有你，黄小诗，我最看不惯你，总是一副受害者的模样！跑到我和麦乐这里讨同情！其实你莫春大娘更该被同情！我鄙视你！好吧！我诅咒你也嫁不出去！你也天天遭遇跳蚤、臭虫、蟑螂、毛毛虫！

最后，还是麦乐和黄小诗一浪高过一浪的尖叫声将我从“思想的前瞻性”中拯救出来。

睁开眼，我才发现自己原来还好好地坐在摩天轮上，而且已经到达了最高处。只是，左脚上的巴依老爷已经飘摇下了摩天轮，直直扑向了地面。

02

黄小诗发间的疤。

嗯，是的。

我之所以会永远地记住这一天，那一年的5月5日。

就是因为我丢失了亲爱的“巴依老爷”。

巴依老爷是我左脚的拖鞋，我的右脚是阿凡提。这双鞋子是我从双湖路一

个摆摊的老太太那里买到的。

本来，它们是两双拖鞋的。一双是一对巴依老爷，一双是一对阿凡提。

当时，我思想比较与时俱进，我想，现在都和谐社会了，一切以和谐为原则，那么，巴依老爷和阿凡提一定不能再是死对头了，他们一定要相亲相爱，一定要和谐在一起。

但是，摆地摊的胖老太太坚持，这鞋子若是分开了，就不好卖了，死活不肯将巴依老爷和阿凡提搭配给我。

当时黄小诗很小声地提醒我，可以一起买下来的。我说，四只拖鞋我怎么穿啊？两只穿脚上，两只穿手上，我爬行动物啊？

黄小诗脸红了一小下，很不好意思地纠正我，莫春，爬行动物不穿鞋子的。

我白了故作聪明的黄小诗一眼，说，它们不穿鞋子，它们穿袜子！说完后，转过头来，继续做老太太的工作。

那一天，我一屁股坐在马路边上，同老太太一直从下午六点聊到晚上九点。黄小诗就很斯文地站在我的身边，虽然几次都低声嘟哝着要早点回家，但都被我无情拒绝了。我说，你要走，你就自己走吧，我得买下巴依老爷和阿凡提来！黄小诗又担心我独自回家不安全，所以，就一直可怜兮兮地站在我的身边，等我给老太太洗脑结束。

我语重心长地跟老太太讲，我要错开买这两只拖鞋，是基于“社会和谐”来的。社会和谐啊，不起争端啊，不要矛盾啊，息事宁人啊，美化绿化啊。所以，阿凡提得和巴依老爷先和谐了。你不同意他们两人和谐，你就不对……

老太太最终眼含热泪地被我和谐了。

从此，“巴依老爷”和“阿凡提”相亲相爱地“和谐”在一起了。

据麦乐说，黄小诗那天也因为等我，回家晚了，被她后妈给“家法和谐”了。我问过黄小诗，那天是不是真的因为我，她后妈又欺负过她。

黄小诗突然很莫名地哭了，鼻子红得像匹诺曹，嘴巴里却一直说，没有啊，没有啊。她没打我啊。

我当时还特别鄙夷地嘲笑了她，我说，你的眼睛简直就是承包了自来水公司，资源也太丰富了吧？不能说起你后妈，你就哭啊。算了，既然她没打你，你也就别在我面前哭了！好让人烦躁的！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天，黄小诗的后妈的确“家法和谐”黄小诗了。因为黄小诗的躲闪，她不成，便狠狠地揪住了黄小诗的头发了。

我常常在想，那会是怎样狠毒的女人，又会是怎样狠毒的手，在这揪住头发的一瞬之间，生生地从黄小诗的小脑袋上揪下了一绺头发！我还想过，那几乎是连带着头皮的头发，从黄小诗的脑袋上剥离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生疼！怎样的一种鲜血淋漓！当时的黄小诗一定是用细细的小胳膊搂住自己瘦瘦的小身体，瘫坐在地上，无声地哭泣，像一只被揉碎了的布娃娃。我甚至很小人地想过，黄小诗在面对那一瞬间撕心裂肺的疼痛时，有没有突然恨过我！恨我的无聊！恨我的执拗！恨我非要买下那双离谱的拖鞋！

从此，黄小诗的脑袋上多了一块直径达一厘米的近似圆形的秃疤。所以，她再也不曾披散过头发，而是一直紧紧地束着马尾辫，来掩藏一个女孩子最不愿意让人知晓的伤疤。

为此，我是那样地内疚和抱歉。但是，我不敢对黄小诗说什么，虽然，我们是那样好的朋友。我怕再提起这个伤疤，会让她再次想起那个晚上，再次翻江倒海地难过。

每次，在宿舍里，黄小诗洗完头发后，都会坐在窗户边静静地梳理她的头发，很安静地梳理着。这时，我抬头，疏离的阳光漫过宿舍墙壁的花藤，光影透过窗户，落在她细密的发间，这时，她脑袋上的那块秃疤便会像匕首一样凌厉而鲜明地刺入我的眼睛。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哪怕麦乐，哪怕我最亲爱的奶奶，只要我看到黄小诗脑袋上那块秃掉的疤，心里是这样揪揪地痛。

而这个时候，在窗前梳理头发的黄小诗，很敏感地发现我在看她，就会很匆忙很慌乱地扎起还湿漉漉的头发，漂亮的瞳孔里闪过一抹温柔的倔强。

可是，我知道，这块秃疤对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来说，是多么大的伤痕。

如果，我告诉你，黄小诗除了洗头发时，头发是散着的，其他时候都是紧紧地束成马尾，借此来掩饰秃疤。哪怕是夜晚睡觉，她都这么紧紧地紧紧地绑着马尾辫。我想，她一定是害怕，如果散着头发，那个陈旧的秃疤会令她整个梦境都是体无完肤的疼痛。

她一定不知道，我宁可一辈子赤着脚走路，如果她脑袋上的疤，会重新长

出浓密而漂亮的头发。

03

柏油路上的找寻。

而此时，那个间接伤害了黄小诗的“巴依老爷”却命殒于摩天轮。

我看着路面上的车流如织，想到“巴依老爷”极有可能被滚滚车轮轧得“脑浆迸裂”，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伤感侵袭而来。

我一厢情愿地认为，这双拖鞋，是导致了黄小诗秃疤出现的原因。而今，它们却就这么莫名其妙地丢了。那么，这样看来，黄小诗脑袋上的那个伤疤是不是就存在得太滑稽太莫名其妙了呢？

本来，还有这双拖鞋是替罪的羔羊，分担我心里的罪恶感。而此刻，这只替罪羔羊突然要消失了。我便成了这个世界上，仅存的，导致黄小诗脑袋上那块伤疤的人了。负罪感突然失去了分担。

那一天，当我从摩天轮上下来后，直接冲到了公路上，在车水马龙中，寻觅着曾在自己脚上的鞋子。

滚烫的柏油路面，赤着单脚的我，就这样来来回回，像一只焦躁的田鼠，来来回回地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果实。或者说，像一个凶手，急于找到自己的同伙，来减轻自己的罪行。

可是，我没有再看到，我亲爱的巴依老爷。

它确实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如此莫名其妙。

阿凡提孤孤单单地在我的右脚上，沉默不语。我孤零零地站在路边，一副很文艺青年的模样，对它说了一句：你很想念它，是吗？

04

镜子里的思念。

你很想念他，是吗？

这一句话，我无数次对着镜子说过。

每一次，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问，你很想念他，是吗？然后，就会紧紧闭上嘴巴，不回答。镜子里，只留下一个女孩委屈的眼睛和坚强的脸庞。

这个纠结，从我八岁那年开始。

很小的时候，我就变得异常爱美，经常在妈妈的梳妆镜前，臭美不已。为此，他曾悄悄给我买过一个很小的镜子，圆圆的，包裹着粗糙的绿色的塑料壳。

当时的他，大手粗糙，布满了为生活奔波的裂纹，却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温暖我的地方。

那天，他将我抱在腿上，把镜子放到我的小手里，然后，心满意足地笑，对奶奶说，你看，咱家姑娘懂得美了。说完，擦擦头上的汗水，哈哈地笑。

我一直都记得他的笑，记得他的笑容沿着他脸上的笑纹绽放成花一般的模样。印象是那样深，那样不可替代，不可忘记。因为，我曾经和我的弟弟，可爱的莫帆，一同喊过他，爸爸。

当然，这只限于我八岁之前。

麦乐说过，伤感的回忆容易让人老，比较不适合我们少女。所以，我努力让自己尽可能少地记起这段不快乐的往事。

但是，那一年的5月5日，在我丢失了巴依老爷之后，忍不住又想起。原来，巴依老爷与阿凡提永远是无法相亲相爱的，就好比，如果我恨我父亲的话，便永远不可能原谅他。

原谅他在我八岁那年的离去。

只不过是八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这个男人便就此离去。我常常会想，他是不是惧怕做父亲的责任啊？所以，才会在当年，就那么，一走了之。

05

圈养在心底的蛇。

巴依老爷丢失的那一天，阳光之下，还发生过什么？

哦，那天，麦乐和黄小诗跟管理员怄完气后，就走到公路边找到了我。麦

乐大概是想起我诅咒她和黄小诗的那些“临死前的遗言”了。

她说，没想到啊没想到，莫春，原来你脑子里装了这么多恶毒的念头啊！原来，连我和黄小诗，你都不放过啊！你太黑了！要不说嘛，患难见真情！我今天可算见识你这个小人啦！说完，她就耸着肩膀，故作鄙夷地看着我。

而在她身边，停止了哭泣的黄小诗倒是很哲学地说了一句话，她说，其实，每个人的心里暗处，都盘着一条自己也无法觉察的毒蛇。有的人心中的毒蛇永远地睡着了；而有些人心中的突然惊醒了，吐着鲜红的芯子，击中了那些或许自己都不想伤害的人。

麦乐很大嘴巴地接了一句，你后妈这么折磨你，大概就是心里面那条毒蛇开始发作了！

这样，本来已经在摩天轮惊吓风波中忘记伤心事的黄小诗又开始伤心起来。我和麦乐又不得不再次安慰她。

我抬头看看麦乐，说，都怪你乌鸦嘴！这次换什么地方让她忘忧？碰碰车？跷跷板？

麦乐吸了一口烟，将烟蒂扔到地上，说，要不把她搬火星上去吧！

我笑，我们俩要有这个技术，先把她后妈搬到火星上去好了！

麦乐挠了挠乱七八糟的头发，皱了皱眉头，说道，也是哦。

06

那些或许我一辈子都无法知道的……

从此，关于那一年的5月5日。

我回忆中的关键句子——摩天轮的门开了，我们很害怕；巴依老爷丢了，阿凡提很孤单；我又想起了他留给我的不开心的往事，可是我还是想他了，因为他曾经是我与莫帆的爸爸。

那么，你们，你们那一年的5月5日，又有什么记忆呢？

是谁，从这个单薄的日期里，悄无声息地走过了你的生活？又是谁，虔诚地守候在命运的下一个路口，安静地等待着你的再次路过？

你若是记得，一定要悄悄地写下来。因为，我担心，其中的某一些小小的细节，将会对我很重要。

其实，我也知道的——

或许，你会告诉我。

或许，你什么也不说。

就如同那个古老的传言，
如果，
将你的名字埋在梧桐之下，
是不是就能期待幸福出现？



CHAPTER 01